



屠佳

34. 5. 27生

浙江慈谿人

■經歷／

上海電影專科學校動畫

系畢業

■現職／

宏廣公司原畫師

■作品／

「河邊村莊」——「亞洲週刊」短篇小說

說賽第一名

「黃婆婆」——聯合報第十屆小說獎

極短篇小說獎

## 淡出

短篇小說組佳作 屠佳

清水般的月光灑在一堵堵青灰色的磚牆上，除了巷口的老柳樹偶而發出的沙沙聲，整條燈盞巷靜悄悄。柳樹已有百年樹齡，是清朝的張舉人親手種植，張舉人早已埋葬在會稽山下，只有老柳樹垂下數不清的枝條，在早春的深夜裡搖過來，又晃過去。

燈盞巷的所有屋頂都鋪著黑瓦片，屋頂的四個角微微翹起，秀麗又挺拔。住戶們在房頂上擺著各式瓦盆，清一色的種滿了蔥，屋頂上擱置種蔥的瓦盆是這個江南小鎮的民間風俗，連文化大革命也找不出打破這些簡陋器具的理由。勤儉的主婦想在炒菜時放些蔥花，上閣樓推開天窗，一鉤手就能掐一段。

蔥葉在月光下拖出淡淡的影子，像極了水墨畫。已經是下半夜，除了朱老太，小巷裡的居民全都進入夢鄉。

朱老太在木板床上輾轉反側，伴隨她多年的爛熟木床已經發不出任何聲音，閣樓裡有「噯、噯」的嘆氣聲。

朱老太白髮凌亂，眼睛瞪得像銅鈴，此刻想到的是已經去世三十多年的朱大金，真希望朱大金現在就躺在身邊，重新講一遍她已經聽了無數遍的蘭花故事，然後要丈夫幫她把多年來辛苦創造的光榮事迹整理出來。朱老太覺得，她的成就，一點也不會輸給那個北方老太婆。

解放軍渡過長江南下時，一顆流彈打在朱大金的腿上，這個河北籍的參謀長被迫留在沈鎮養傷，醫生說：只要靜養，傷口會癒合得很順利。小時候讀過《千字文》的朱大金開始留意起窗外的風景，在南風的吹拂下，鑿湖堤岸上的成排柳

樹醉酒似的搖擺擺擺，晚霞染紅了西天。夕照漸漸暗淡，千萬根垂柳的枝條仍在不停飄盪，他的心裡充滿了溫暖。朱大金在病床上讀到「祖國走向共產主義大道」的報紙社論，等腿傷治好，就地復員留在鎮上的紡織廠當保衛科長。

改朝換代不僅給紡織女工帶來新鮮感，也給她們帶來新希望和歡樂情緒。朱老太的本名叫黃蘭芬，那年二十九歲，也混在紡織女工的業餘歌咏隊裡大聲歌唱：「勝利的旗幟嘩啦啦的飄，歡天喜地迎解放，祖國跨上千里馬呀，共產主義錦繡前程萬丈光芒，嗚呀呀得兒喂呀喂，錦繡前程呀萬丈光芒。」

唱完最後一句，全體歌咏隊員要同時做一個高難度的動作。先是往上一個小彈跳，然後「兵」的一聲，兩腿一字形劈開緊貼舞台地板，腰部以上保持挺直，拿在手裡的道具步槍仍舊指向前方，這個姿勢帥透了，必須停留五秒鐘不能動。黃蘭芬氣呼呼的咬緊牙關堅持著，一連串從「乒乓兵兵」的聲音中，她知道別的女工的著地動作都不整齊，平時放工後的賣力訓練沒有起到作用，由工會出錢買的夜點心都是白吃的，每次都是一碗餛飩哪。現在除了黃蘭芬，別的女工的身上又開始亂抖起來，她從眼角瞄了一下同伴，擠出一絲笑容，帶著輕蔑和驕傲。這些都被坐在第一排的朱科長看得清清楚楚。

工廠的大禮堂一片掌聲，廠長和各級科長步上舞台和業餘歌咏隊員們握手，黃蘭芬發覺有人在握手的同时用指頭扣她手心，定睛一看，原來是濃眉毛的朱大金。

那時候，紡織廠的職工宿舍才開始打地基，朱大金表示不能再等，廠長在靠近廠址的燈盞巷找到張舉人的老房子，動員八個男工日夜開工，讓已領到結婚證書的朱科長和黃蘭芬儘快搬進去。

張舉人的後代到那兒去了？誰也講不清楚。在解放軍渡江的同時，張舉人的第三代孫子用黃金買了黑市船票，漏夜出走，不知道他們飄洋過海究竟去了什麼地方？

從張家的倉惶出走走到朱大金夫婦搬進，足足有半年時間，空屋沒有人打掃過。成羣結隊的白蟻飛過來，輕易地咬穿以「人民政府」署名的白色封條，在木門和窗檣上鑽出數以千計的小洞。可惜細密的洞窟還不夠深，白蟻們抖落翅膀，正準備大幹一場，被男工們亂踩亂打，立刻化作一灘蟻漿。打開房門，裡面沒有半件傢俱，張舉人第四代孫女練習用的風琴早就被搬到紡織廠給歌咏隊伴唱用，五斗櫥也作為「敵產」在封門前搬到廠長家，連紅漆馬桶都沒有留下。

黃蘭芬挽著朱大金的臂膊，露出失望的眼神，朱大金說：「別難過，別難過，我們的日子會越過越好，要比我在河北省看到的老財主家還要好。」

婚後的第三個月，黃蘭芬就生下白胖小子。

朱大金深愛自己的妻子，剛搬進來時，他留下一扇刻著蘭花圖案的木窗沒有換成新的，雖然窗框上有白蟻加工的痕跡。也是在一個有月光的晚上，朱大金說：「蘭芬，刻在窗子上的蘭花，跟你一樣漂亮，等我們有錢的時候，還要在院子裡種真的蘭花。我小學沒唸完，父母親就要我給財主家放牛，站在牛背上，我看到了老財主家的院子，院子裡的木架子上擱著漂亮的花盆，各式各樣的花甯，一年四季都開不敗。有一天，我看到老財主捧著一個打碎的花盆在哭，嘴裡喊

著：「我的蘭花呀，蘭花呀……」我就是這樣開始認識蘭花的。等我們年老的時候，共產主義社會差不多就到了，各取所需嘛，我們一定挑一幢有大院子的房屋。閒來無事，我會天天給蘭花澆水，還要把花盆搬來搬去，放在木架子上，跟老財主一模一樣。」

「共產主義的美好前景就在前頭，只要我們信仰牢固，一刻不停的走下去，目標就越來越近。」廠長在職工大會上說：「國家正在開展第一個五年計劃，只要經過兩個五年計劃，我們的祖國，就會變得更加繁榮富強。經過四個五年計劃，我們的祖國，就會對世界上所有的貧窮落後國家，提供更多的物質支援，雖然成們的祖國現在已經無私的把很多糧食送給世界上的所有貧困國家，可惜總是供不應求，我們還要努力。經過第八個五年計劃，共產主義的大花園就會在祖國的大地上出現，同志们，想一想，想想這個光輝的日子，我們現在能不興奮嗎？」

廠長差點被自己的講話感動，等台下如雷的掌聲平息下來，他把眉毛擰成疙瘩，用沉重、緩慢的口氣說：「但是，階級敵人千方百計要和我們搗蛋，我們要把祖國建設成大花園，他們卻要開時代的倒車，同志们，這根弦哪，這根弦——」廠長指指深埋在頭腦裡的「弦」，「階級鬥爭這根弦，不能放鬆，千萬不能放鬆，我們要時刻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才能把共產主義大花園建設成功。」

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和大金一起在家裡看蘭花比較好，黃蘭芬坐在聽演講的人羣中暗自思量。

朱大金悶悶不樂的回到家，黃蘭芬把孩子塞到丈夫懷裡，朱大金仍舊是沒精打彩的樣子。

黃蘭芬把溫熱了的紹興酒端過來，大聲說：「聽說桃源坊抓到一個大豆腐，在他家裡抄出十個定時炸彈。」

「不是大豆腐，是大特務。你最好去參加掃盲班，摘掉了文盲帽子，我就會對你講一些革命道理。還有，誰跟你說有十個定時炸彈？」

「托兒所的吳阿姨。」

朱大金生氣地說：「吳阿姨老是偷吃小孩子的糧食，傳消息倒是特別靈。上回我走過托兒所，聽到裡面的孩子哭個不停，跑進去看到吳阿姨和劉阿姨在大口大口的吞吃薺菜粥，薺菜粥是給小孩子吃的嘛，我跑過去看寶兒，寶兒正在啃自己的腳指頭。」

黃蘭芬連忙從丈夫懷裡抱回寶兒，細細察看，寶兒的腳指頭果然有些紅腫。「我明天去跟吳阿姨拚命！」

「犯不著你去拚命，為了薺菜粥的事，我已經到人事科去查看過吳阿姨和劉阿姨的檔案。我們每個人的糧食都是配給供應的，她們怎麼可以偷吃國家分配給小主人翁的口糧？幸虧這兩個人的家庭出身好得不得了，劉阿姨的祖父在舊社會討過飯，吳阿姨三代都是貧農，這就沒事啦。吳阿姨自以為家庭成份好，亂傳消息！蘭芬呀，告訴你，那個大特務已經跳鑿湖自殺了，派出所才派人釘哨他，他就想不開了，半夜三更從後門跑出去，本來還以為他要逃到外國去呢。派出所所長親口告訴我的，那個特務的身份真難查，一點線索都沒有，定時炸彈的線索也斷了，在他家連瓦片都翻遍了，抄不出半個定時炸彈。你不要再傳給別人聽呵。」

朱大金喝完酒，撥弄著碟子裡的茴香豉，繼續說下去：「雜貨店裡倒是真的抓到一個壞人，聽說他老是在兵營附近磨牙齒，上下兩排牙齒還磨個不停，有人說他在牙齒裡裝了一個照相機，把解放軍的人數，槍枝統統拍下來了。也有人說，檢查過他的牙齒，並沒有裝照相機。對著解放軍咬牙切齒的人，不是階級敵人，是什麼！」朱大金嘆口氣，說：「我們紡織廠的四百個員工裡，到現在為止，還找不出隱藏的階級敵人，能叫我不著急？」

黃蘭芬參加了職工夜校的掃盲班，夜校女教師是從部隊文工團復員的，曾經演過歌劇「白毛女」，扮演過白毛女的女工隊員多得數不清，戰爭勝利後，絕大部份都復員當了地方幹部。女教師的聲音很甜，只是下巴極短，像是被銼刀修理過。這麼短的下巴也敢在台上又唱又跳，黃蘭芬很佩服女教師的膽量。

女教師情緒好的時候，常常回憶戰地演出的情形，「每次出來謝幕，台下的解放軍爭先恐後的湧過來，他們送我野花編的花環，還給我吃雞蛋……」

女教師情緒低落時，什麼髒話都罵得出，在女教師的叱責下，黃蘭芬進步神速，她寫了一篇「勞動婦女大翻身」的文章，朱大金幫她改正白字後，登在廠門口的黑板報上。

黃蘭芬學文化更起勁，從夜校獨自步行回燈盞巷，走過那條街燈照不到的小路時，還輕輕哼著歌，一點也不害怕。那時的治安還沒有像現在這麼壞，朱科長的還算年輕的妻子，從來沒有出過事。不像現在，黃蘭芬的兒媳婦都三十五了，竟然在上星期的一個晚上，受到一個十來歲的小流氓的欺負。小流氓踢掉兒媳婦手中的垃圾畚箕，一直把她逼到巷口老柳樹的陰影裡。「跪下！」小流氓惡狠狠地說。過一會，小流氓又說：「頭抬起！」兒媳婦抬起頭，吃驚地說：「下流氓呀。」「我就是要下流。」小流氓笑著說。雖然平時婆媳不和，兒媳婦還是急中生智地提到她的婆婆就是「朱老太」，聽到「朱老太」三個字，那個小流氓好像中了邪，頓時萎靡下來，狠狠地把鼻涕摔到兒媳婦的頭髮上，一溜煙跑開。

黃蘭芬讀了半年夜校，除了在一個秋夜裡看到的情景，每次放學回來走過那條黑街，四周都沒有別的人影。

那晚的月亮又紅又大，黃蘭芬聽老年人講過，月亮變成這個模樣，一定有天災，她低下頭，加快步子走。在那條黑燈沒火的小路盡頭，好像有幾個女人在彎腰曲背的細紮麻袋，聽到黃蘭芬的腳步聲，一下子都像驚飛的大白鵝閃進了附近的小巷，地上的麻袋活動起來，是一個頭散髮的拾荒婦，女人的口音帶著安徽腔：「啊呀呀，三打一，她們拉掉我的毛啊……」女人撐著爬起來，長得很年輕，「俺家鄉遭水災，村子給淮河淹沒了，俺姥姥得瘟病死了，俺爹說：『閨女，我和你娘也得了病，只好在這裡等死，你趕緊往外逃生吧。』俺躲在運煤車上過了長江，糊裡糊塗上了這兒，不偷不搶，只是撿你們丟掉的蘿蔔乾吃，幹嘛打人呀……」安徽姑娘繫著褲帶哭著說：「嗚嗚……三打一，不要臉呀……」

黃蘭芬想對她講幾句婦女翻身大團結的道理，發覺有水珠滴在臉上，抬頭看天，紅月亮已被一塊烏雲遮住，烏雲追趕著烏雲，真是鬼天氣。

當雨點浙浙瀝瀝打在瓦片上的時候，還可以聽到安徽姑娘在遠處哭泣的聲音，黃蘭芬躺在被窩裡感到很滿足，汗溼的頭髮貼在前額上，酸麻的感覺退潮似的慢慢從身上散開，心裡像是有蜜糖在溶化。

棉花先要在精紡車間變成棉線，整個車間整天棉絮飛揚，比下雪還熱鬧，黃蘭芬本來在這個車間工作。跟朱大金結婚後調到了織布車間，棉線在這裡織成了布，工作環境比較乾淨。「浙江日報」派一個記者來採訪，近視眼記者在黃蘭芬的女徒弟面前站了一會，取出照相機說：「你的眼睫毛真美，眼睛朝下看，看織布機，不要動，手再提高些，用蘭花指拉出一根線，對，對，預備，不要動。」報紙第二天登出一張題為「巧姑娘」的照片，照片旁邊寫著：「布機好像白色的清泉，姑娘的巧手撥動琴弦。」黃蘭芬的女徒弟，從此有了「巧姑娘」的外號。

巧姑娘指著報紙上的照片說：「十三點呀，我們的工作那有這麼清閒？」巧姑娘喜歡唱越劇，憑這張照片，跑到鎮上的越劇團去了。

紡織廠的職工宿舍終於建成，搬進去的幾戶人家，沒隔幾天就發生了摩擦，大家爭著上公用的廁所，不吵架也難。互相翻了臉，就把別人家裡的隱私統統搬到廠裡來說，吳阿姨全家合用一條毛巾啦，夜校女教師全家都吃貓肉啦。朱大金恐怕天生好鬥的黃蘭芬在那種環境裡天天生氣，決定不遷出舊屋。

紡織廠食堂的牆壁上出現一條反動標語，朱大金在廠裡接連幾天通宵加班打埋伏，查出標語是清潔工山丁寫的。朱大金高興地說：「這是我的第一張成績單。」

小丁的父親是「一貫道」的點傳師，在肅清反革命運動開始時就被抓進監獄，很快又被放出來，要點傳師穿上平時作法用的長袍，有人從越劇團借來一頂帶流蘇的皇冠，戴在點傳師的頭上。化妝後的點傳師被帶到他從來沒有去過的一個園林裡，北京派來拍新聞片的攝影師正在那裡守候。攝影師要點傳師在園林裡走來走去，一會兒要點傳師坐在池邊看游魚，一會兒要點傳師手扶欄杆露出笑容，點傳師笑不出。這段紀錄片放映的那天，正是點傳師被槍斃之日，紀錄片的旁白說：「古代的封建王朝已經一去不復返，這個『一貫道』的小頭目卻在私設皇宮，稱皇稱帝，妖言惑眾……」

黃蘭芬和全廠工人都被叫去看紀錄片，電影散場，大家都盯著看小丁，當時還是炊事員的小丁臉色蒼白，強忍著不落淚。廠長為提防階級敵人的後代放毒，把小丁從廚房撤換下來做清潔工。寫標語的小丁被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後，紡織廠的年輕工人都比過去守紀律，他們同小丁比較，覺得自己有福氣，懂得珍惜幸福，工作再苦，也不發牢騷。黃蘭芬新帶的兩個女徒弟，本來也跟巧姑娘一樣調皮，小丁被公安人員銬上手銬帶出廠門時，兩個女徒弟偷偷的跟在後面，一直到小丁坐的墨綠色吉普車開遠變成一個小黑點，她倆才回到車間，從此非常聽話，脫胎換骨，只知道埋頭幹活。

沈鎮越劇的頭牌花旦年紀已經很老，扮演古裝小姐跑圓場時，常常氣喘。巧姑娘的扮相沒有人比得上，她在兩頰貼了片子，滿頭水鑽，水袖一甩，原來的頭牌花旦立刻靠了邊。巧姑娘給高蘭芬送過戲票，請黃師傅和朱科長一起看「孔雀東南飛」。

朱老太在木板床上搖晃著白髮腦袋，又「愛」了一聲，她的眼前掠過一大羣麻雀。

朱大金在史無前例的消滅麻雀運動那一年，有點發福，好幾個運動已經過去，階級敵人抓了不少，職工學乖了，朱



大金工作就輕鬆。

沈鎮的所有機關、工廠、商店在發起滅雀行動那一天，全部停止上班，學校同時停課。上級說，不光是沈鎮，不光是浙江省，全國各省都要在這一天的舉行滅雀運動。黃蘭芬和寶兒站在自家屋頂上，毗鄰的屋頂也都站著一到兩個人，每戶人家的屋頂都站著人，每個人的表情都非常嚴肅，如臨大敵地拿著臉盆和別的金屬製品，焦急地等待從鎮公所發出的信號。連巷口的老柳樹也在屏息傾聽，紋絲不動。

像一塊石頭掉在水中，從鎮公所傳出的聲波很快擴散到燈蓋巷，震耳欲聾的金屬器皿的敲擊聲立刻連成一片，沖破沈鎮的界，沖破浙江的界，整個神州大地上空的雲層都震動起來。

沈鎮的麻雀衝天而起，飛向會稽山，會稽山的銅鑼聲正趕出一大羣山雀，昏了頭的山雀和麻雀混在一起，急急地飛向鑿湖，和飛不快的水鳥相遇，四處盤旋，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最後都像一顆顆成熟的菓子，墜落下來。

黃蘭芬在日落的時候，呆呆地坐在屋脊上，一隻長嘴水鳥「撲」的一聲，掉落在種葱的瓦盆旁，黃蘭芬好像沒看到，寶兒拎著水鳥笑，黃蘭芬的眼皮別別的跳，那是一種不祥的預感。

朱大金和廠長守在紡織廠的屋頂上，一人手中一面銅鑼。紅紅的太陽即將西沉，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鳥雀飛過，鑼聲歇了，四周圍很安靜，夕陽的紅光照著朱大金的白襯衫，照著他的濃密黑髮，他回過頭來，對坐著打瞌睡的廠長說：「我覺得有點冷，夏天這麼快就過去了？」廠長似醒非醒地說：「是，是，是，日子過得真快……」

朱大金望著晚霞說：「真好看。」慢慢地朝前走一步。

廠長張開眼睛時，天邊的晚霞紅勝火，屋頂上已不見朱大金。

糧食並沒有因為全國性的消滅麻雀運動而增產。會稽山密林裡的山鳥又開始了啼叫，蒼鷺在蘆葦叢中探頭探腦的，還是飛出來了，低低地掠過湖面，牠們都不是運動趕盡殺絕的對象，能夠活下來，還不算太稀奇。雖然全國性的滅雀運動只有一次，麻雀的生存環境卻一直很險惡，深夜掏雀巢的事還在零零星星地有組織地進行，人類有了達不到目標就放棄惡毒行為的自覺，社會才可能進步。燈蓋巷的麻雀也跟全國各地的同類們一樣，一代接一代地在屋簷下和牆洞裡繁殖生息，帶著細碎的鳴叫聲，在晴朗的日子裡，從這個屋頂，飛向另一個屋頂。

新寡的黃蘭芬沒有心思再在織布機旁穿梭奔跑，廠長調她到倉庫管工具，和她搭檔的是一個老管理員。老管理員整天躬著背抽水煙，沉默寡言，聽說沒有結過婚。黃蘭芬在倉庫做到退休為止，只看到老管理員笑過一次。

那天從窗口飛進一隻大青蛾，老管理員把青蛾抓在手裡，饒有興趣地看半天，後來青蛾被釘在牆上，大頭針穿身而過，青蛾直到下班時還不死，兩片翅膀像搗扇那樣慢慢搖，老管理員無聲地笑起來，露出蠟黃的牙齒。

時常有奇蹟和怪事發生的年代，看到如此恐怖的笑容，黃蘭芬不會害怕。

和黃蘭芬最談得攏的男人是派出所所長，所長是朱大金的老戰友，有時候也對黃蘭芬講共產主義的道理。所長的毛髮跟朱大金一樣濃，手指長長的，常常過來安慰老戰友的妻子。

所長帶黃蘭芬看公安人員內部放映的電影，黃蘭芬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叫「女偵察員」的公安教學片，那個女偵察員化裝成瞎子去破案，壞人故意在女瞎子眼前做極誇張的動作，假裝的女瞎子無動于衷，掌握了很多情報。黃蘭芬把頭靠在所長的肩膀上，心想：如果我是那個女英雄，過日子才刺激。

文化大革命時，黃蘭芬已經是燈盞巷的治安委員，她還沒有從紡織廠退休，做治安委員是派出所所長向里弄推薦的。所長看出黃蘭芬經過朱大金的啟蒙教育，已經有了階級覺悟，只要稍加指點，這個女人就會發覺自己身上俱備戰爭年代的女紅軍特質以及和平時期的女偵察員天賦，革命幹勁和聰明智慧就像堤壩後湧澎湃的春水，時刻準備決堤而出，沖向平原山崗。

紅衛兵在燈盞巷的十號人家掘地三尺，還是抄不出半點值錢的東西，而那戶人家世世代代都是在鬧市開酒店的。兩個女紅衛兵在巷口等到天黑，才看到一個小光點由遠至近，那是別在黃蘭芬衣襟上的塗夜光液的毛主席像章所發的光芒。

剛下班的黃蘭芬穩穩地坐在十號人家的太師椅上，紅衛兵們都安靜下來，全部眼光集中在黃蘭芬身上。屋主和他的老婆，孩子跪了一地，面對新挖出的大小坑洞，個個像雕塑。年近百百的黃蘭芬站起來，慢慢走到那戶人家的小女兒身後，那個小女孩是燈盞巷出名的傻丫頭。黃蘭芬把小女孩摟在懷裡，問道：「阿爸有金子嗎？」小女孩的眼珠轉到右邊，說：「沒有。」黃蘭芬又問：「阿爸有銀子嗎？」小女孩的眼珠轉到左邊說：「沒有。」黃蘭芬說：「我們已經知道你阿爸藏寶貝的地方了。」小女孩就對著天花板翻白眼，果然從天花板上挖出二兩黃金。

退休後的黃蘭芬往派出所跑得更快，她當了燈盞巷居民委員會的主任，每個月可拿三十元的津貼，逢年過節可以收到鎮公所贈送的臉盆和搪瓷杯，加上紡織廠的退休工資，生活比別的老婦人好。黃蘭芬挑選了在舊社會苦大仇深的張老太、羅老太和楊媽一起參加居民委員會的工作，黃蘭芬自己也開始被人尊稱為朱老太。

四位老太像蜘蛛吐絲地結成了網，燈盞巷一有風吹草動，派出所立刻知道。她們還在附近的街道戴著紅袖章巡邏、站崗、指揮交通，威風凜凜。有時候假裝打瞌睡，偷聽別人的講話。或者在被懷疑的對象周圍圍圍鞋底、挑荳芽菜。甚至包頭巾、穿花衣服，化妝成年輕女人別有用心地接近別人。總共抓到十一個洋煙販子、九個高價出售糧票的人、七個暗娼，兩個在密室放映色情錄影帶的流氓和一個用密寫藥水傳遞情報的反革命，朱老太在反革命的家裡拔開瓶塞逐個嗅，一下子就找到盛密寫藥水的瓶子。

派出所送給朱老太一面錦旗，猩紅色的緞面上用黃絲線繡出兩行仿宋體：

一花獨放不是春

萬紫千紅春滿園

朱老太把錦旗掛在居民委員會辦公室的牆上，她說：「光榮是大家的，不是我一個人的，慚愧呀，我只是代表大家接受下來……」這段話是所長教她說的，果然感動了其他三位老太，羅老太擦著水汪汪的眼睛說：「看到紅旗，幹革命

更起勁。」「不是紅旗，是錦旗。」張老太糾正說。

朱老太從抱孫子開始，就和兒媳婦搞不好關係，賭氣搬到閣樓住。朱老太的聽力練得特別好，隔著薄薄的板壁，兒媳婦在枕頭邊講她的壞話，聲聲入耳。寶兒很奇怪，「媽，你怎麼和我們分開吃了？」朱老太回答：「有人說我是共產主義老阿娘，還罵我是老神經，老神經就自己煮飯吃。」

朱老太有一天在街上碰到一個老太婆，那個老太婆臉上搽著粉，穿著一件白毛大衣，眼睛半張半閉地說：「我就是夜校教你識字的李老師，不記得啦？」朱老太看到那個老太婆的短下巴，連連點頭。李老師看起來比朱老太年輕，在幫她兒子做生意。李老師全家辦起了貓皮加工場，她問朱老太要不要買一件貓皮大衣，指著穿在身上的那件大衣說：「二十張白貓皮拚起來的，如果你要黃的，或者咖啡色的，統統有。」

朱老太不久前在街上碰到另外一個老太婆，老太婆拉著朱老太的手，搖了又搖，說：「黃師傅，不認識我了嗎？我就是巧姑娘呀。」朱老太貼近仔細看，怎麼也找不出巧姑娘當年的模樣，朱老太回憶著說：「自從看了『孔雀東南飛』，好久沒有看越劇了。」巧姑娘說：「我都退休十年啦，在台上看不到我啦，現在的二牌花旦陳秋菊是我女兒，可惜她最近受了刺激，不然也要請你看戲呢。」

「受到什麼刺激呀？」

「男人跑掉了，秋菊想不開，……我已經把她接回來和自己一起住。現在的後生女，一點點刺激都受不起，不像我們這一輩的。文化大革命剪光我的頭髮，罪名是我演了古裝小姐，把我押到鎮公所廣場天天鬥，我都沒有想不開，只要熬得過，就沒事。秋菊哪，為男人發瘋……犯不著，喔，不，還好啦，是文瘋，不是武瘋。秋菊只是喜歡在半夜裡穿了白衣服出去，天亮就回來，蠻乖的。」巧姑娘答應女兒病好後送戲票給朱老太。

偏斜的月光照進閣樓，小風吹過，靠近窗口的蔥葉一陣亂舞，牆壁上舞動的影子像極了蘭花的葉子，白髮朱老太漾出笑容。當她一想到昨晚見到的那個健壯的北方老太婆，忍不住又重重地翻了一個身。

朱老太上個月代表居委會接待一個來燈盞巷拍紀錄片的瘦老頭，人家都稱呼瘦老頭王導演，王導演說：這條巷子的房屋是典型的江南民間建築。王導演帶著攝影師，左一個鏡頭，右一個鏡頭，拍了好幾戶人家的屋頂。朱老太熱情地敬王導演喝她泡的熱茶，如影隨形，一直跟在後頭。

王導演是識貨的人，特別拍攝了朱老太家的那扇有蘭花淺雕的木窗。王導演對攝影師說：「能夠保留這種雕刻功夫的門窗已不多見，白蟻的蛀孔更襯托出窗子的古舊，我們要用心拍。先把鏡頭慢慢推進去，停照半分鐘，再拉出來，淡出。」

朱老太聽得很仔細，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她感到疑惑的是「淡出」兩個字的用意。朱老太向派出所所長彙報，正確無誤地拚了「淡出」兩個字的發音。



所長已經跟她一樣老邁，已經超出退休年齡十年以上還不肯退休。

老所長說：「沒問題，在他們申請拍片時，我已經跟你說過，王導演沒問題，經過大大小小的運動，他們慳精了，應該說是膽子小了，現在專門拍些花草的紀錄片。眼前最難弄的哪，是一些年輕的讀書人……」

昨天中午，朱老太太在居委會辦公室值班時，跑來一個年輕的戶籍警，笑著說：「所長請你晚上到他家看電視，有一部紀錄片『沈鎮遊記』今晚七點在電視上播出，所長要你別忘記。」

朱老太太整個下午都坐立不安，自從兒媳婦在寶兒耳邊亂嚼舌根後，她已經很久不去老所長家，甚至在老所長的愛人去世開追悼會，也故意避嫌疑不上門。

朱老太太好不容易才等到羅太太來接班，回家後胡亂煮了泡飯吃，蘿蔔乾脆繃繃的，被她的假牙斬成一段段，囫圇吞下肚。她用左手捏著一面背後貼著西施浣紗畫片的小圓鏡，用右手小指頭從蛤蜊殼裡挖出凡士林油，在臉上來回塗抹，把油脂嵌進縱橫交錯的深深皺紋裡，皺紋密如魚網，她狠心閤上蛤蜊殼，只是把留在指甲縫裡的油脂剔出來，用乾淨。朱老太太從箱子裡找出一件藍色列寧裝，當年所長很喜歡看她穿這件衣服，她用乾枯的手把衣褶一一扯平。刨花水已經泡夠了時辰，膩膩的刷在頭髮上，好服貼。

朱老太太從嘴裡取出整套假牙，用抹布仔細擦。從牙縫裡扯出一條吃中飯時留下的黃莖芽，擦乾淨假牙，放回去，重新拿起鏡子，笑了一下，卻比哭還難看。

老所長望著坐在沙發上的朱老太太，奇怪她怎麼沒有笑容。擺在客廳的十三吋彩色電視機，珍貴萬分，全鎮只有這麼一台，是一個搞投機販賣的商人暗中送來的。所長不要商人白送，問：「要給多少錢？」照那個人的開價如數給錢。

老所長給朱老太太一對連在一起的雌雄人形何首烏。一個修路工人無意中挖到了這對連體人形何首烏，畢恭畢敬送到所長家，何首烏在沈鎮不是稀罕物，老所長收下了。凡是到所長家作客的人，看到這對何首烏，無不嘖嘖稱奇，只有朱老太太看了，沒有笑容。

電視播映的時間已到，屏幕上出現的沈鎮，熟悉又美麗，有鑿湖上緩緩移動的烏蓬船，還有湖邊的秋瑾故居。朱老太太著急地問：「燈盞巷呢？燈盞巷呢？」

過了很久才看到燈盞巷的老柳樹、屋頂和木門，最後才是朱老太太家的木窗。朱老太太屏息凝神，聽到旁白的女聲嬌滴滴地說：「呵，多麼精細的雕刻，蘭花的葉子在飄動呢。」那個鏡頭一直停止不動，逐漸變淡，變淡，蘭花漸漸隱去。

朱老太太說：「這麼短就完了？我要回去了。」老所長說，既然來了，再坐一會吧。所長叫小保母送來蓮心湯，請朱老太太吃。朱老太太覺得小保母的屁股超出年齡的大，就懷疑地盯著老所長的手指。

朱老太太無心吃蓮心，斜眼看到花花綠綠的東西，電視正在播放北京的新聞，一個長得高頭大馬的老太太掛著紅袖章在大街上巡邏，朱老太太對這個老太太婆很有興趣，旁白說那個老太太婆是長安街的治安模範，名叫史龍英，朱老太太立刻來了精神，她起身搬張一椅子，搬得遠遠的，讓遠視眼發揮作用。

北方老太婆住的房間，滿屋都是獎狀和錦旗，旁白介紹說史龍英最近在車站上抓到一個割了雙眼皮並且留了長鬍子的鬧過事的大學生，大學生去年夏天參加過天安門反革命爆炸事件，這回正準備逃亡到外國。畫面上出現北京火車站現場，熙熙攘攘的人羣，接著是北方老太婆的臉部大特寫，旁白說：「這是革命熔爐鍛鍊出來的火眼金睛，白骨精的化妝再高明，還是被史龍英同志一眼看穿。」

金碧輝煌的人民大會堂，李鵬總理和史龍英親切交談，鎂光燈閃個不停。朱老太知道，這個史老太婆的家裡一定會掛上和李鵬合拍的放大照片。帶著黑框眼鏡的李鵬總理真斯文，脫掉眼鏡，又像毛主席。

電視畫面上的史龍英同志咧開嘴笑，坐得老遠的朱老太抿緊嘴唇，因為嫉妒而渾身發抖。朱老太清醒過來時，看到妖裡妖氣的小保母已經坐在沙發上，屁股幾乎碰到老所長的手。

朱老太從鼻子裡哼了一聲，扶著椅背起身說要回去，老所長要小保母送她出門。朱老太突然用男人的嗓音說：「不用，我自己會下樓！」

躺在床上的朱老太張大嘴，又要發出「噯」的聲音，卻打了一個呵欠。

碧藍的天空現出了晨星，一隻水鳥靜靜地停在屋脊上，像黑色的剪影。屋子裡的朱老太此刻睡著了，她累了。從燈盞巷鱗次櫛比的屋頂朝遠處眺望，會稽山和大禹陵都隱沒在黑暗中，只有鑿湖閃耀著星光。

有個年輕的中學生睡不著覺，坐在湖邊的石凳上，天亮以後，他就要離開家鄉去日本求學。堤岸上有一排柳樹，剛爆芽的柳葉只有米粒大小，綴滿了露珠。過不了幾天柳葉就會舒展開來，遠遠望去，就像淡綠的煙雲籠罩著湖堤，那時候，中學生已經身處異鄉。

在他的故鄉，近百年來，時時有人東渡日本去留學，中學生覺得自己要走的，也正是這一條路，不禁低頭沉思起來。

中學生抬起頭，看到湖泊對岸站著一個白衣素裙的梳髮髻女子，女子撫摸著佩掛在腰間的一把寶劍，面對模糊的會稽山脈。中學生以為看到了鑿湖女俠。

中學生穿過古老的牌坊，穿過成排的柳樹，跑遍三眼橋，跑到湖對岸，女子已不見踪影。

湖面水波蕩漾，映照出逐漸明亮的天光。